

三朝要典

三朝要典卷之四

梃擊

丁丑。

上諭輔臣曰

朕因姦徒張差闖入青宮。震驚皇太子。朕所以率皇太子恭詣

聖母神位前。行慰奏。告知禮訖。召卿等來於宮門前。詳加議論。朕只道各犯已得真情。傳將

本內有名張差并龐保劉成速行決了。隨據刑部侍郎張問達奏稱二犯不曾到官。朕回宮傳着司理監將二犯上緊拏來以正其法。朕見二犯名字不對次日皇太子親來乾清宮行門慰禮面奏朕本宮審張差原是風癲此二犯的係差風口誣攀祈勿株連方今亢旱宜體好生朕思事體重大故着司禮監與同九卿三法司分文華門會問鞠審真情二

犯供不識張差可見情詞乖異朕復着司禮監掌印李恩等用諸大刑訊問拷究前後五次俱與朝審相同又復嚴究今該監具奏天氣炎熱二犯因刑已故且皇太子諱諱懇請恐傷天和其株連馬三道等分別擬罪來奏卿等宜當仰體以舒朕懷以安皇太子仁孝之心

卷之三  
宮之事當

召對

慈寧時已定矣乃復屢

慮者爲馬三道等尚未結局恐姦人復煽異

說以滋不決之疑耳伏讀

聖諭一則曰

皇太子親奏的係誣攀再則曰

皇太子諱諱懇請天日以安

皇太子仁孝之心可見。

兩朝慈孝。渾無嫌隙。姦人乃欲因以爲利。居之爲功。何耶。

丁亥

上以馬三道等獄未結。傳責刑部曰。

祖宗設立刑獄之官。但凡有罪之人。卽讞奏聞裁定。况昨張差面諭已決。鄭進等以重刑俱故。且馬三道等皇太子屢屢面奏。的係攀誣。

懇請從輕擬罪。以體好生之仁毋得波及無  
辜。恐傷天和。如何連日不見擬罪本來。顯是  
爾等抗違不遵卽着回將話來。或有司官挑  
激攢謀。欲誣害善類的。爾等指名叅來。不得  
庇護。其馬三道等着遵前旨作速擬罪來奏。  
不許仍前延緩。必罪不宥。

戊子刑部擬馬三道。李守才孔道。以左道  
爲從律論應流。李自強李萬倉應笞。

從之

史臣曰馬三道等原屬誣擊故再三嚴勦俱無指實卽付之周典來俊臣輩亦不能周內也蓋當時以事關宮闈雖知爲無端株連自不得不詳審至是而事已明矣法已無可加矣挺擊之誣已一了百了矣後此復紛紛異論蔓引不休則信乎邪說之鼓惑人心

也

七月壬子南京給事中晏文輝奏言臣閱邸報見張差闖入

東宮雖駭異之猶以爲或出風癲而未敢言也及主事王之寀以會審請科道郎卽以會審請堂部閣臣以會審請其主使有人其陰謀有迹

祖宗自有三尺在卽所甚曬豈得私庇焉雖大

獄之繁興當慮也。而元兇不可不授首。縱無辜之波及當恤也。而正犯不可不盡法。乃拜疏時忽聞

皇上傳諭閣臣。

特召大小諸臣至

慈寧宮門。

命

皇太子侍側。

皇長孫等並立。示以愛惜之至情。傳

諭速決張差。不得累及無辜。大哉

王言。一引手而父子祖孫藹然於聚會之間。  
祖宗實式憑之矣。

八月庚辰太常寺少卿史孟麟上言。張差  
一案。

皇上之處分甚明。

皇太子之燭照甚確。然而廷臣議論未已者

則以處之未盡其道也。臣謹以二事上賣  
天聽。一曰。

太孫

冊立之當議。

皇上面諭廷臣曰。

皇太子旣長。

皇孫又大有何疑忌。然此意惟

皇上知之。而左右近習未必盡知也。故張差持

挺打人。欲立奇功。而徼倖於萬一。此廷臣  
所以必欲根究主使也。惟舉

冊立

太孫盛典。卽有龐保。劉成。張差輩。何自而生  
其姦乎。一日。直臣愚憲之當容也。御史劉  
光。復。廷博數語。不無過激。其意不過爲究  
問主使之人。

皇上以龐保。劉成。爲主使。不許。濫及無辜者不

欲以猜疑之隙。開天下。欲結目前之變局。  
也柰何獨罪光。復乎疏入。

上以張差罪案已結。孟麟捏造詞語。陰懷憮邪。  
着降五級。調外。

史臣曰。孟麟之得罪宜也。當時事體  
已明。羣疑已釋。乃以未使之臣。謬燭  
道路之口。呶呶瀆聽。以徼後功。則亦  
邪說之鼓吹也。

甲辰。駢馬都尉王禹疏救光復。日御史劉光復當進諫時。意氣激烈。聲高膝前。寧假計生前祿位。死後榮名。迨

出旨。罕間。遂成忠臣。死諫之名人。誰無死。光復死不朽矣。

陛下殺諫官爲何如主哉。

陛下謂罪一御史以震驚爲名。卽與後宮爭無涉。可笞臣下。若然。則

陛下誤矣。當光復奏事丹墀。

陛下位在簷前。聽尚不真。安得震驚。

几筵無論忠讜敷陳。

神靈欣悅。且

在天之靈。豈以奏事驚乎。今以孟坤之律。以罪光復。彼盜臣。此忠臣。引而坐之。又天下所不信也。

陛下欲息後宮之禍。釋外廷之猜。不得已而

召對既謂

召對寧可皆默然而出必有忠諫方成盛典乃  
張差速誅龐保劉成內斃馬三道等曲宥  
之而面諍之御史別立震驚名色而囚之  
急解後宮之危漸開

國家之釁弛悖逆三面之網損四十三年容  
納忠諫之名寢禍翻爲禍胎亦大非

召對初心矣